

聊斋遗文《教书词》《辞馆歌》

《先生论》《讨青蝇文》

杨海儒 标点

编者按：山东省蒲松龄纪念馆藏题“聊斋遗集”传抄本一册，共收诗、文七篇。其中《警士录》、《责白髭文》、《学究嘲词》三篇曾经刊布。另四篇未曾发表，现予刊载，以供研究者参考。

教书词

可叹吾儒太薄命，室常如悬磬。无计去聊生，谋馆教书苟延性命。之乎在胸中，算来成何用？旅馆中受了些苦雨酸风。俺虽无冠世才能，俺也曾受十载寒窗黄卷青灯。论文章虽不能一挥笔成，论诗书俺也能一一讲明。命运乖说什么文星耿耿，教几个村童赛如猴精。白日里费尽心机，到晚来依旧懵懂。《三字经》嚎的俺喉咙疼，“上大人”使的我手腕肿。看起来这等书实在难教，到几时才得跳出火炕(坑)。

辞馆歌

月落更残漏声续，心事经心眠不熟。

仰目望天天未晓，侧耳听鸡鸡正宿。
新愁旧恨不可禁，起剔银灯诉哀曲：
少年胸襟宽，一心痴想超俗凡。
百工技艺不肯为，万卷诗书勤苦读。
读书望登天子堂，谁知读书成劳碌。
连年留落在江湖，江湖生意多萧索。
一生去住由主人，三餐迟早由奴仆。
放狂又恐玷儒风，已把身心频检束。
悄然孤枕梦魂多，冷落书斋形影独。
俨如有罪人，坐在无罪狱。
利觅蝇头且莫言，弟子愚顽难教育。
教育规矩严，护短不容加鞭扑。
教育无功程，又责先生才不足。
此情此情诉向谁？长叹一声自藏蓄。
我思家有数亩田，勤耕可以供飧(饕)粥。
我思家有数株桑，养蚕可以供衣服。
有池可养化龙鱼，有地可栽栖凤竹。
庭前数茎濂溪草，雨中叶茂齐腰绿。
墙东一枝林逋梅，雪里花开香馥郁。
夏有六郎莲，秋有渊明菊。
还有一斗破书房，更余两间小茅屋。
堂上双亲寿可祝，室中有妻颜如玉。
愁中酒一壶，闲来棋一局。
坐卧得自由，进退无拘束。
姿(恣)意风情纵心欲，不管天番(翻)与地覆。
散诞散诞过一生，何必衣紫腰金食天禄！
嗟吾功名心性酷，未肯飘然退林麓。
丈夫有志事竟成，频频莫把眉头蹙。

天生我才终有用，穷达何必吞声哭！
苏秦未受封，先受妻嫂辱。
大舜未登庸，深山伴麋鹿。
曾闻韩吕俦，出入身为仆；
又闻百里奚，将身自秦鬻。
我有笔通天，吾有书满腹。
文章压倒吕东莱，诗名不下黄山谷。
予予兽中麟，朗朗玉中璞。
海底神龙不久潜，厩中良马岂长伏？
冯驩长铗不须弹，郭隗三台终见寻。
兴来飞翰写长歌，扫尽如天纸一幅。
我作长歌非逞才，吐出胸中愁万斛。
长歌赋罢胆气豪，叮咛重为主人嘱。
主人为我嘱叮咛，古来穷达如转毂。
及第传胪第一名，天下英才始聒（刮）目。

先生论

盖闻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凡为师者，有名无实。设帐谈经，鸡窗赋诗。敬业乐群，升堂入室。循循善诱，有得无失。夫孰谓备员西席，试教四方不必哉！乃今斯文渐丧，世教日衰，师况之寂寥，谁堪（堪）告语？舌耕之苦楚，只可自知。身将离而仍合，心欲改而悔迟。饥来青灯不堪（堪）煮，寒时黄卷难为衣。不得已，还借教书为活计。依然假馆作生涯，束脩数金奉身去。束帖十二送愁来，于是背井离乡，舍我田园而不顾。咬文嚼字，求人衣食欲何之？恋蜗角之微名，直（置）妻孥于行路；谋蝇头之小利，难待父母于庭帏。

数月斋居常闭门，不闻道先生之好；十日家居少聚首，便说

是西宾之非。五夜三更，自怜露冷，四时八节，孰发慈悲？但见春花秋月，好景都从闲里过；晦明风雨，愁怀每自静中成。何曾到桃李芳园罚金谷，也没有月桂松梢醉瑶笙；却象是临淄即墨闻韶乐，只落得望梅止渴诵茶经。虽然是食无求饱真君子，岂不闻酒食有时饌先生！白日里厌餐疏水饥如饱，到晚来怕睡孤衾冷如冰。斯时也，童稚之书声雷震。

晨钟初罢，生徒之足迹星散；暮鼓已鸣，闷的我起视庭前。月寒光，逼旅人，愁心怀宋玉，秉烛自伤神。怕的是，一盏孤灯惨淡昏，如年长夜暗消魂，酸风透骨无人语，夜雨潇潇独掩门。难的是，抛家舍业出外游，等闲霜落少年头；半饥半饱怀愁客，无枷无销（锁）自在囚。课少东君言懒惰，功多弟子结冤愁（仇）。宽严都是难为处，谁与先生一解忧。

今而后揣东君之意：爱的是学生朴野，莫粗暴也；训诲淳淳（淳），弗惮劳也；杯瓶痛绝，戒醇醪也；菜羹疏食，忌嘉（佳）肴也；终身监守，坐囚牢也；束脩薄取，价不高也；家常便饭，终岁熬也；搬送车马，一笔消也；担簦负笈，往来跑也；下气柔声，休发矜也；虽极无理，犯不校也。以上数条，师范要也。苟能如是，方才好也。斯诚当令师道之良方，而贫儒糊口之至宝也。已焉哉，时乖不遂男儿愿，家业萧条有谁怜？欲更别业非无计，举家齐赴首阳山。既不能推车打担，又不能播种力田，为农夫而身力懦弱，作商贾而少本无钱。怕你不甘心伏首于斯道，而苟且谋食以度年。要处其间，百倍功夫用一番；揣摩简练，成就锦绣佳篇。目中丹桂一枝攀，桃花浪暖鱼龙变，方才能跳出苦海，身登极乐天！

功名那论谁先后，有志终成就，只向苦中求。铁砚磨（磨）穿，寒毡坐透；读尽五车书，何歉三场斗？得志的任意夸口，不得志暂且埋头。朝也藏修，暮也藏修，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莫折章台柳，莫上岳阳楼，赌博败家从来有，棋局误事言非谬。将读过黄卷青灯，要换他玉带紫绶。凭着俺胸中才八斗，

凭着俺笔尖龙蛇走，凭着俺文章贯斗牛，必定要一声雷震九州（州），必定要万言策当朝奏，必定要插金花，饮玉酒，压金鞍。骑紫骝，五日人中争驰骤！有时男儿得志时愿酬，世态炎凉一笔勾！

讨青蝇文

我试问尔青蝇兮，胡离樊而来喧？将以售尔鼓簧兮，予无取乎谗言。将媚我以艳冶兮，谁耐此绿衣而朱冠？吾知矣，尔腹则贪，尔嘴则馋，非恋臊而逐臭，即附腥而营膳膻。审如是也，则何不飞过乎墙南？彼朝命庖宰，暮开嘉筵；即淋漓其泊汁，复狼藉共杯盘。尽尔扬扬意气，会客陪官，沉酣饕餮，以日以年。若其饱暖欲生，风月情牵，随香入赘，附和其间。则有莲花柳腰，袅娜而至止；桃腮杏脸，含笑而来前。入门无语，衣松带宽；翠裙轻揭，妙出突传。当阙既弛金吾之禁，后庭亦撤寺人之班。津垂花蕊，香透臀尖，浆琼液玉，滴滴可吮，由你姿情快意浅入深钻。当迷离之妙景，尚何羨乎刘阮？

蝇乎！蝇乎！尔何不飞过乎墙南？有甚意味而在此久恋一穷酸。吾今大诏诰尔：快出幽而迁乔！或从今夕，或自来朝，引朋呼类，适彼乐郊。我自得吾清静，尔亦何上乎逍遥！敢或冥顽不灵，弁髦提撕，仍集我庐，仍集我几，绿我莞簟，饮我砚池，乘间盗饱，就便遗矢，黑而为墨，赤而为朱，污我衣冠，玷我琴书。我将明正典刑，问罪兴师。不用神枪，不用乌（鸟）机；无烦挥剑，无烦挟矢（矢）。响竹敲帚，用行征诛。遭之翼折，拂之腿离，触之头落，钗之臀瘡。撞之齏粉，扑之成泥！将除根以剪草，不复留尔子遗！共凛遵而耑往，毋貽夫噬脐。

关于四篇“聊斋遗文”

杨海儒

新发现的四篇“聊斋遗文”——《教书词》、《辞馆歌》、《先生论》、《讨青蝇文》，原载于一旧抄本中。该抄本藏蒲松龄纪念馆，系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于洪山（距蒲家四华里的集镇）小摊上所购。抄本高二十二厘米，阔十四点七厘米，共十二叶。系毛边纸，呈黄褐色，用墨笔抄写，无抄录者姓名与年代。封面题为“聊斋遗集”，内有诗、文七篇。除上述四篇外，另有《警士录》、《责白髭文》、《学究嘲词》三篇。

抄本首篇《警士录》，多载于各种抄本的《聊斋文集》，现已被收到《聊斋佚文辑注》（待出书）中。第六篇《责白髭文》，早已被路大荒先生收进《蒲松龄集》（一九六二年版第三〇一至三〇二页）。末篇《学究嘲词》，系《蒲松龄集·附录》中《学究自嘲》（同上第一七三八至一七四二页）的引子，只是其中的某些词句略有不同。而《教书词》、《辞馆歌》、《先生论》、《讨青蝇文》四篇，均未载于《蒲松龄集》及其它书刊中。

以上四篇“聊斋遗文”，除《讨青蝇文》外，其他三篇皆与“设馆教书”有关。《教书词》篇幅最短，内容写“教书”之艰辛。《辞馆歌》以韵文的形式描述了先生“读书望登天子堂”，反而“连年留（流）落在江湖”的苦闷心情。

《先生论》一文，写塾师生活之艰难苦楚及求人衣食的低下地位。

蒲松龄（1640——1715年）生在明末清初，一生热中功名。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但其后

一直未能中举，五十多岁仍拼战于闾场。直至七十二岁才援例成为岁贡生，得一“候选儒学训导”的虚衔。为生活计，他除三十一岁时应同乡、江苏宝应县令孙蕙所聘，作过近一年的幕宾外，半生时间皆设帐于缙绅之家。单是在西铺毕家即长达三十年之久，七十一岁始撤帐返里。他既饱尝了屡试不中之苦楚，又历尽了塾师生活之艰难。从《树百问余可仿古时何人，作此答之》一诗中，可看出其当年的志向。诗曰：“重门洞豁见中藏，意气轩轩更发扬。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其晚年所记县令为之挂贡匾时的诗作（《十一月二十七日，大令赠匾》）

“白首穷经志愿乖，惭烦大令为悬牌。老翁若复能昌后，应被儿孙易作柴”，及《蒙朋赐贺》诗“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则表现出他对自己一生不得志的慨叹。

《教书词》、《辞馆歌》、《先生论》所写内容，与蒲松龄的追求及其生活经历相符，当是他的作品。《讨青蝇文》亦当蒲氏作，今见《蒲松龄集》中有与此内容相近的《驱蝇歌》：“……床头强翻引睡书，一页未尽腕无力。书卷自抛睡瞢腾，骄蝇逸面纷营营。穿裳入袖生奇痒，不畏其喙畏其行。搅梦不成心焦怒，起挥大扇逐蝇去。屋角墙底尽搜寻，薨薨塞门如烟雾。屋中匿遗无二三，闭户聊复当垂簾。再登匡床寻旧梦，高枕裸裎心神酣……。”

1986. 3. 4.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省蒲松龄纪念馆